

北東園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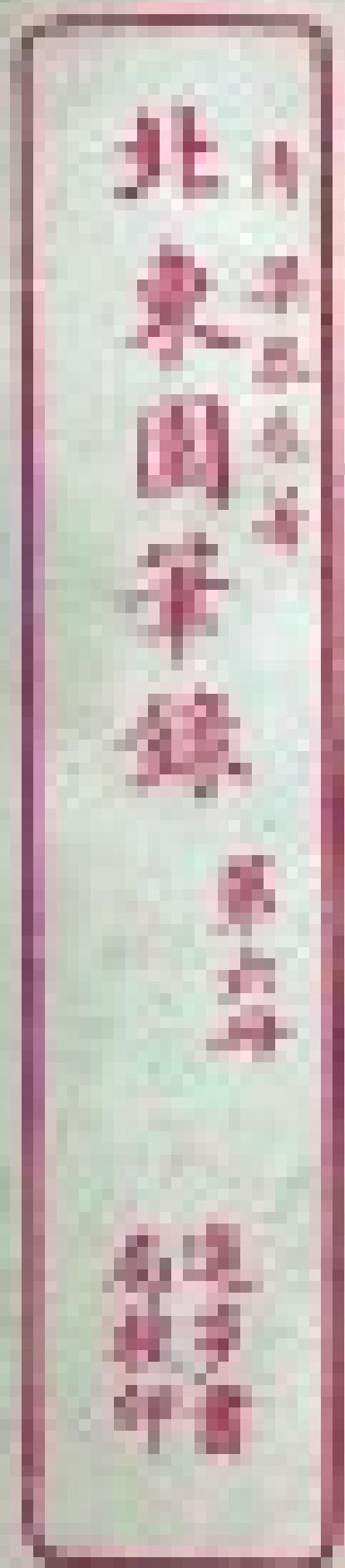
清 梁恭辰著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三

清 福州梁恭辰撰

李鳳岡太守

吾鄉李鳳岡太守，文章政事，中外交推聞。其作刑部司員時，隨某大僚出京審案，夜宿旅店，見一婦人出而薦寢。李知非人，因愛其美，遂共枕席。及差回，又宿此店。此婦復出，正欲解衣就寢，忽李之太夫人持杖而至，向婦痛打曰：「妖狐何敢魅吾兒婦！」乃遁去。李不覺痛哭。太夫人旋亦不見。蓋太夫人已歿多年矣。李雖精神堅，因此一番若再為所惑，即不免有性命之憂。故太夫人遠來相救也。按先生素工八法真草，隸篆並絕精。乾隆戊戌，由內閣中書會試中式。廷試卷已將入鼎甲之選，及外見並不獲入詞館選。後由刑部郎出守廣州，為蔣礪堂督部所器重，力薦於朝。而先生已引疾去，挽留之不獲。京居十餘年，復灑然返里，為龍溪山長。終其身，道光庚寅，應重宴鹿鳴，以距省遠，不赴。壽將九十矣。家大人與先生同官京師，以後進結忘年之契，嘗以所聞前事質之。先生先生淡然曰：「事誠有之，然余緣此始知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祖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誠我生得力之處，敢或忘諸？」蓋吾

閩鄉前輩之揚歷中外品學兼優進退自如而身名俱泰者當於先生首一指矣

### 孽龍行雨

熊鋐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貴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  
畦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正坐者為金旁  
坐者二人不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冤之聲俄擁一龍至階前訴曰孽龍行雨漂  
沒居民無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  
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  
斬命即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嘗金金推案起遂寤後同僚以此夢微諗金  
金但笑而不承也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俄有一金龍翼其後稍浪  
頓平頃刻達彼岸矣

### 顧宦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之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族  
人謀其產証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  
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匕

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即寡婦之舊宅也其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是日天已暮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手牽一犬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即以報君可矣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譏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顧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錄此案顛末一紙粘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為家大人述之

沈曲園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為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

數年不歸怨少父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一偽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控於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戒飭以夏楚辱之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之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朱景軾遂署州篆而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幕又為朱景軾謀幹勤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小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嗽咳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偏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為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瞽見牕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打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卧房大呌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脣皆直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軾為買棺殮殮寄於西門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吳門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無惡不為。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叢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閣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

又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為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而返，後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怪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具，即土豪也。遂鳴官緝捕，訊得其實，即立斬。並門客亦伏法，無不快之。此皆乾隆年間事。

### 左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偕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為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將立券。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不知其肌膚何如有？」

暗病瑕疵否必看明方可成交也。左亦以為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為父故死且不顧何惜為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牕偷視見腰下有黑疵一片。友謂左曰此未為全璧也。其事頗寢。女大哭曰吾為父罪至於自賣而羞辱至此尚得為人乎。遂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死。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屬。但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亭榭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汚體。每日着銀稍有不潔即終日不食。以此破其家。今丹徒人無不能述之者。

陳生

吳中有陳生者。居要門。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即去。第囑家人毋哭。毋移戶。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囁語耳。至次日將晡。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間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駭甚。因述所夢。並囁勿哭之語。聞一時許。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三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廳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

奸並詎其財物婦憤鬱死訴之冥司削其籍轉生為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砍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洩其事於舉人及期諸丐譁然至舉人家已有備咸就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即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令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訪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執生對婦力辨是和非強且係婦先來奔而婦執以為誘奸而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人犬胎生免作丐而不許為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死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喉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贖其母又力為支柱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游庠耳推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累入學其師王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潘生

周竹菴觀察續語余日前數年有幕中客吳縣茂才潘某者為余司書記寫作並工

又素精舉子業雖以筆耕糊口其於甲乙科似可操券得之後別去數年偶相遇於他處則形容枯槁志氣衰頽大不如從前之英發聞其新得心疾每發時則垂頭喪氣如醉如癡凡遇有壁上字畫軸聯等輒以火焚之因此家人防之甚嚴而潘生不自知也自後凡遇大小考試皆不能竣事而出殆將困頓終其身矣余甚以為怪後從伊所親處悉其致病之由緣潘生於前歲就某館賓主甚相得某主人之子浪游無度勢將敗其家聲某恨之甚語潘生曰人皆有死若此子能早死豈非我家門之福潘生漫應曰君欲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欲子死却又何難主人心驟動即於是夜將其子灌醉勒斃次早潘生知之頗悔失言從此頓失故常口喃喃若有所見其為某令之子為屬無疑矣余聞而慨然曰為人父而欲死其子此人倫之大變然初猶隱忍未發既述之於所知則即應力求勸解以冀挽回亦何至反以片語激成其事古人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宜潘生之以病廢也

丁生

天津有丁生者家貧讀書聘妻未娶岳家甚富見婿貧有悔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盛饌相待丁素豪飲見酒不辭不覺至醉岳某語之曰吾女有殘疾不足以奉箕帚

願以千金為篝火之資子成名後可另娶佳人請即寫離婚書丁素性傲且醉慨然曰賣妻吾所不為千金何足以動吾心人何患無妻子爾既不願請即作離婚書岳某大喜遂呈紙筆丁來醉一揮而出道遇同窗某邀至家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為不平丁夷然置之某家素豐因令媒妁往議婚其岳某以為門戶相當即允之某定期迎娶前數日告丁曰爾之棄妻吾已娶之吾與爾交最密何可不我賀丁素曠達且曰吾已離婚即同陌路何害迨合巹之期丁往賀某邀丁視新婦顏色甚麗丁頗心動然已無如何乃入席痛飲某復與諸客殷勤相勸遂至沉醉昏睡不知人事某命人送丁卧新床反鎖其門丁至五更始醒見已卧洞房新婦凝粧坐待大驚急開門門已鎖大聲疾呼某聞鎖而入謂丁曰爾已與新婦成婚可攜歸矣丁力矢天日某曰此吾意也爾岳如有言吾當與之攛訟時新婦亦知係故夫遂偕丁同歸某倩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慚不敢有他說後丁與某同舉孝廉全人婚姻其功甚大此舉尤有豪傑舉動天之報善人也宜矣惜未傳其姓名

### 義犬

過竹溪訓導夢鈞言常游幕蜀中間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歿無子嫂有遺

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囑收生嫗產時如女也則任之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  
小兒落地不哭嫗謬言已死婦不察遂瘞後園中彌月後婦將詣母家忽一牝犬銜  
其裙不放驅之不去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銜一小兒出仍活婦疑即已兒急  
令人往視瘞兒屍處已挖成洞婦知犬所為攜兒歸夫弟控於官謂嫂抱他人子為  
子官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犬展轉卧於旁兒卽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  
情命婦攜兒歸使鼓樂送犬返書一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於法此道光五年事  
惜不記姓是兒蓋已二十二歲矣

### 前生城隍

陳漢題國柱杭人白手成家其子寶齋於二十五六歲時患病兩月餘終日卧床不  
醒時作嘵語愈後自言前生為某縣城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業係君任內事須  
往會鞫不覺隨之俱往案乃一孀婦生有一子家係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謀其產詭  
稱婦不貞例應斷離婦控於縣邑宰拘其夫弟同訊案無指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  
宰納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為極力諫阻宰大怒詈責妻遂自經死宰受  
賄後將婦斷離婦憤懣而卒其子卽為其叔害死其產婦夫弟瓜分婦歿後控於冥

因寧陽壽未終案未結今案犯俱已歸冥奉帝命會鞫寧與婦之夫第二人俱論斬婦轉生為孝廉官邑寧寧之妻為其正室婦之子仍為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寶齋年近三十恂恂如處子現尚讀書此足以儆世之貪酷不仁者

王將軍馬

王將軍忘其名曾任西安將軍有戰馬死葬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將軍葬馬處相傳將軍昔隸羽林值休沐日遊肆中見有牽牝馬過者馬一見長鳴行過數步偶回顧馬復長鳴將軍心動詢之牽馬者則云買以就屠馬白色患下鼻問其價云八千貨肉與皮可得十千問願賣否云得利即售將軍以十二千買之廐中無閑棟因有塋地在西山隨交看塋人牽去放青馬方有孕以胎火患下鼻就水草旋愈生一駒黑色有力時用兵金川將軍帶兵往選善馬數匹以此駒多力令負器具以行至彼月餘數善馬相繼病死木果木之變將軍乘之以戰勇健異常人近之輒蹄蹶賊不能拒將軍首先血戰冒矢石潰圍出功成後鎮守西安以馬久勤勞不施羈勒為搭松棚一間馬日則出城入終南山自擇水草夜則必返自何門出仍自何門入西安城

日入下鍵往往掩關待之馬能飲酒斗餘以熟肉下之隔數日必入內衙視將軍或  
喫其足將軍輒撫摩之飲食始出一日忽晚歸汗淋遍身將軍疑人乘騎次日遣弁  
密隨以往至一峯下則有虎在焉見馬至便與鬪及昏乃散峯側有古刹弁詢諸僧  
言鬪數目矣還報將軍虞馬或被傷選健卒往捕虎今前弁導以往徧尋不得其處  
因令施鎗炮轟擊後馬仍日出城歸亦不再汗年餘斃將軍泣而處之

變牛還債

黎恩之縣尉言蜀南部縣近城四十里有小村村內李某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  
心忠厚耕種為業僅可餬口道光六七年歲歉向本村富人陳良棟借錢一百貫不  
數年李姓父子因勤儉持家家業漸豐李翁忽得病彌留時喚二子至床前告曰前  
借陳姓之錢可算清本利還之此人為富不仁務將借約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  
以錢往還陳姓收錢後捏稱借約無從尋覓李翁復令二子向索陳終不給不數月  
李亡二子愈勤儉家道益饒陳頓昧天良執約向李姓復行索債李姓二子厯言前  
還錢狀陳指約為憑堅稱未還否則必鳴於官李畏累令陳翁對天起誓陳跪階前  
誓云重收爾債來生當變牛馬償還李遂復以錢還之將約收回年餘陳暴病將終

告妻子曰我往李家還債去矣言罷而逝陳終時李姓家牛忽生一犢額上似有字初尚模糊年餘字跡朗然係陳良棟三字陳妻子夢陳哀求與伊贖身尚不深信及聞李姓家牛額有字母子同往視果然牛跪而求之狀如人陳妻子乃大悲願將李姓重還之錢付李贖牛李不許後復再三懇求以千金相贖李仍不允陳妻子訴於官縣令喚陳李二姓到堂斷銀一千二百兩將牛贖還陳姓李不遵斷令再三勸諭李終不從令亦無可如何道光十一年道經此村聞其事以為異往視則牛額之字顯然果報之說信不誣矣然李姓兄弟之不遵斷聽贖也似亦太過哉

### 戲言冥報

程仲蘇言嘉慶年間河南某縣有一余姓與張姓素好同學讀書俱係茂才端午各解館歸家張姓寫一信寄余姓戲言其婦不貞余姓閱之大怒瘋病發余有二子一女忽持刀先殺其妻又將子女一併殺死余亦自縊逾年張姓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用刀自剖其腹逾時身死朋友戲謔原非所宜況無端污穢閨門即使余姓不自殺其妻子冥報亦所不免况一言運斃數命乎

### 游戲示警

杭州有翁某業染坊家素封西湖每逢二三月嚴衢一帶婦女俱來進香是日翁結伴在花神廟閒步忽見一婦貌頗端麗隨數婢入廟游玩或戲謂翁曰汝能使婦一笑當治酒相款翁曰何難遂滿頭插花采故作傾跌狀婦顧而微笑衆皆撫掌後隔數年翁忽大病病中自言婦自回家後婢告家主言主母輕狂顧男子而笑蓋此婢素為主人所眷主人入婢讒言向婦詬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經死死後控於閻羅婢先死後又控戴花相戲之人閻羅命鬼卒攝翁去翁與婦對質實係無心閻羅言爾既愛跌即使汝一跌釋令歸翁自病愈後不數年家頓落翁潦倒以終一跌之言驗矣噫翁以偶然遊戲致令冥冥中冤業糾纏連喪數命雖出無心其咎大矣欲逃陰違得乎于蓮亭曰翁之子與予素相識翁夙稱明幹何以素封之家忽為寔人後聞翁病中自述乃知陰受冥譴翁歿後其子三十餘歲始得掇一芥余作京官時翁之子忽來京形容憔悴落拓無歸適予奉先大人諱歸里後不知所終嗚呼貽謀不臧殃及子孫可懼哉可懼哉

盜妹

李春潭觀察言蘇州有某甲在杭州作賈美丰姿年十八九遵父母命回蘇完娶路

過太湖覓船以進船戶兄弟二人乃大盜也盜有一妹年十七八色美而能武某登舟後見女少艾心動頻目之女亦目注不已少刻船戶三人赴岸拉繩舟中惟女與某四目相視女忽問曰子何以視我某婉答之語帶調笑女曰子今夜恐不妙某尚不覺女以手去板出自刀示之刀光閃爍可畏某始投地求救女因問曰爾曾娶妻否某告以未娶並言奉親命回蘇完婚女乃不言少刻船戶回船少憩又登岸某入哭泣求救女情動乃問曰爾箱中有多少金否某自以無女為設計可佯病呼痛付匙與二船戶開箱覓藥冀可免禍造船戶回舟某如其言船戶果開箱細視以無藥告某自言悞記二人又登岸另坐小舟女告某曰子雖無銀衣服甚華好恐終不免因授以刀使伏暗中俟其鑽首而進即手刃之時已昏暮某手顫渾身戰栗女乃進艙持刀少頃其長兄果鑽首進女即手刃之其次兄見無聲息疑客有備不敢入趨至船頭女躍上蓬持刀刺之次兄亦死某欲逃女含涕告曰事已如此子將何往吾當與爾同首官因手持一包袱內皆伊兄所殺之人髮辮也到官後歷言其兄平日兇暴殺人狀今日之事實出不得已因泣涕請死官既見髮辮纏裹又檢查舊案二船戶實係江湖大盜女子雖有殺兄之罪然大盜因此而殄功不可沒憫其齒稚無歸